# 缺陷单层和双层石墨烯的拉曼光谱及其 激发光能量色散关系<sup>\*</sup>

厉巧巧1) 韩文鹏1) 赵伟杰1) 鲁妍1) 张昕1) 谭平恒1)\* 冯志红2) 李佳2)

1)(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半导体超晶格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3)

2) (河北半导体研究所,专用集成电路重点实验室,石家庄 050051)
 (2013 年 2 月 28 日收到: 2013 年 3 月 18 日收到修改稿)

拉曼光谱作为一种无破坏性、快速且敏锐的测试技术已经成为表征石墨烯样品和研究其缺陷的最重要的实验 手段之一.本论文用离子注入在单层和双层石墨烯中产生缺陷,并利用拉曼光谱研究了存在缺陷时单层和双层石墨 烯的一阶和二阶拉曼模,单层石墨烯的D模为双峰结构,而双层石墨烯的D模具有四峰结构.同时,利用四条激光线 系统地研究了本征和缺陷单层和双层石墨烯的拉曼峰频率的激发光能量依赖关系,并基于石墨材料的双共振拉曼 散射机理指认了离子注入后样品各拉曼峰的物理根源.

关键词:石墨烯,缺陷,拉曼光谱,能量色散关系 PACS: 78.30.-j, 68.55.Ln, 68.65.Pq, 73.22.Pr

#### 1引言

石墨烯是由单层碳原子以 sp<sup>2</sup> 键构成的类蜂 窝状的六方点阵二维晶体,它是组成某些碳同素异 形体的基本结构单元 [1]. 自从 2004 年发现石墨烯 以来,人们在石墨烯的物理性质研究方面取得了 巨大进展. 例如, 石墨烯所具有的线型电子能带结 构<sup>[1,2]</sup>使其具有独特的电子传输性质<sup>[3]</sup>.所以即使 在室温下,仍然可以观测到载流子的弹道输运和特 殊的量子霍尔效应<sup>[1,4]</sup>.同时,用石墨烯也成功制 备了各种电路器件 [5,6]. 石墨烯的很多物理性质同 样也可以拓展到多层石墨烯材料<sup>[7,8]</sup>.然而,石墨 烯物理性质研究和器件应用的快速发展对材料的 制备和表征提出了新的要求. 自从石墨烯发现以 来,各种表征方法被广泛地用于石墨烯材料的研究, 特别是拉曼光谱技术 [8-11]. 至今, 拉曼光谱在确定 石墨烯层数 [12], 研究石墨烯的狄拉克点附近的低 能电子激发<sup>[8]</sup>,表征石墨烯的掺杂<sup>[13]</sup>等方面取得

#### DOI: 10.7498/aps.62.137801

了重要进展.材料中的缺陷对其电学性能和器件性能有很大的影响,缺陷的多少甚至决定了器件的表现能力.拉曼光谱在表征石墨烯等材料<sup>[14-18]</sup>的缺陷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借助缺陷诱导的拉曼模式,拉曼光谱甚至可以用来探测石墨烯的电子能带结构<sup>[10,19,20]</sup>.

本征石墨烯具有两个显著地拉曼模: G 模和 2D 模. G 模来自于布里渊区中心 ( $\Gamma$  点)  $E_{2g}$  声子, 与平面内碳碳键伸缩性质有关,任何层数石墨烯拉 曼光谱的 G 模峰位都位于 1580 cm<sup>-1</sup> 左右<sup>[8,21]</sup>. 2D 模是来自布里渊区边界声子模 -D 模的倍频模,而 且 2D 模的峰形被广泛用于鉴别石墨烯层数<sup>[9,13]</sup>. D 模来自于布里渊区 K 点附近的 TO 声子<sup>[16,19]</sup>, 它在本征石墨烯中不能被观察到主要是因为在完 美晶体中一阶拉曼声子的散射过程只有布里渊区 中心  $\Gamma$  点的声子 (波矢 q = 0)满足动量守恒.由于 石墨烯 K 点附近 TO 声子散射关系具有 Kohn 异 常<sup>[22]</sup>,因此实验观察到的 D 模具有很强的激发光 能量色散关系,即 D 模的峰位随着激发光能量的改

<sup>\*</sup>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批准号: 2009CB929301)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 11225421, 10934007)资助的课题.

<sup>†</sup>通讯作者. E-mail: phtan@semi.ac.cn

<sup>© 2013</sup> 中国物理学会 Chinese Physical Society

变而显著改变. D 模的产生是一个谷间双共振过程. 在光谱上观测到 D 模的同时,在 1620 cm<sup>-1</sup> 左右也 观测到强度相对较弱的 D' 模. 而 D' 模属于谷内双 共振拉曼散射过程<sup>[16,23]</sup>.因此,存在缺陷时,碳材 料的拉曼光谱非常丰富,有众多的一阶和二阶拉曼 模,在合适的激发光能量下,甚至可以观察到波数 高达 7500 cm<sup>-1</sup> 的五阶拉曼模<sup>[16]</sup>.

目前,缺陷石墨烯的拉曼光谱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缺陷下一阶拉曼模和二阶拉曼模的 研究还很少.在本论文中,通过离子注入在单层和 双层石墨烯中产生缺陷,然后利用四条激光线系统 地研究了本征和缺陷单层和双层石墨烯的拉曼光 谱.我们不仅指认了各个峰,还详细阐述了离子注 入后样品拉曼峰的物理根源.

#### 2 实验

石墨烯样品是通过机械剥离石墨的方法制备的<sup>[1]</sup>,并将其放置在表面覆盖 90 nm 厚二氧化硅的

硅衬底上. 先通过光学显微镜找到样品的位置, 再 用 2D 模的峰形<sup>[9,13]</sup>、光学衬度<sup>[13,24,25]</sup> 或红外吸 收光谱<sup>[26]</sup> 表征石墨烯层数. 图 1(a) 给出了单层和 双层石墨烯样品的光学图像,图1(b)给出了单层和 双层石墨烯在可见光照射下光学衬度图. 光学衬度 OC ( $\lambda$ ) 定义为 1-RG( $\lambda$ )/RS( $\lambda$ ), RG( $\lambda$ ) 和 RS( $\lambda$ ) 分 别为二氧化硅/硅衬底上有石墨烯和没石墨烯地方 的光学反射谱.该反射谱由共焦显微拉曼光谱仪测 试,测试光斑小于1.0 µm,光源为卤钨灯.另外,我 们利用传输矩阵方法对单层和双层石墨烯的光学 衬度进行了计算<sup>[25]</sup>,结果也显示在图 1(b) 中. 从图 中可以看出,尽管理论和实验的线型不是符合得非 常好,但是它们的最大数值符合得很好.我们也发 现,三层以上石墨烯的衬度理论结果与实验结果能 得到很好地符合<sup>[25]</sup>.而且三层石墨烯的衬度最大 值要大于目前所测的单层和双层石墨烯.因此利用 光学衬度,我们也完全可以鉴别单层和双层石墨烯 样品.



图 1 (a) 单层和双层本征石墨烯的光学显微图像; (b) 单层和双层石墨烯的光学衬度 (蓝色点线为实验结果, 红色直线为传输矩 阵方法计算结果)

缺陷石墨烯样品是用 LC-4 型离子注入机 对其本征石墨烯进行轰击得到, 注入剂量为  $5 \times 10^{13}$  ions/cm<sup>2</sup>.

拉曼光谱是用 Jobin-Yvon HR800 显微共焦拉 曼光谱仪在常温下测量的. 该谱仪配备有液氮制 冷的 CCD 探测器. 测试时采用了 600 刻线/毫米的 光栅和 100 倍物镜 (数值孔径 0.90). 实验所用激 光线为氦氖激光器的 633 nm, 激光波长为 532 nm 的二极管泵浦的固态激光器和激发光波长分别为 568 nm, 676 nm 的可调节波长氩/氪离子激光器.为 了避免激光对样品的加热所导致样品温度发生改 变,实验所用的激光功率小于 0.5 mW<sup>[15]</sup>.

### 3 讨论

图 2 给出了单层石墨烯在离子注入前后的拉

曼光谱.由于石墨烯放置在二氧化硅/硅衬底上,因 此所测的石墨烯拉曼谱中一般也包含了来自衬底 硅的拉曼信号.为了得到石墨烯的本征光谱,图2 及后面所测石墨烯的拉曼谱中衬底硅的拉曼光谱 已经被减去了. 图中 1650 cm<sup>-1</sup> 以下的拉曼峰为一 阶拉曼光谱 [16]. 在一阶拉曼光谱中, 不管样品是否 被离子注入,G模始终存在并位于1580 cm<sup>-1</sup> 左右. 离子注入后,石墨烯样品出现了新的一阶拉曼峰, 分别位于~1142 cm<sup>-1</sup>,~1318 cm<sup>-1</sup>,~1616 cm<sup>-1</sup>. 这些峰在石墨晶须的拉曼光谱中已经被分别指认 为D", D和D'模<sup>[16]</sup>.由于缺陷参与的D模的4个 双共振过程中两两简并的,因此和石墨晶须中观察 到得一样, 单层石墨烯的 D 模可以用 2 个洛伦兹峰 来拟合<sup>[23]</sup>,如图2中右上角的插图所示.在离子注 入后的石墨烯中,可以明显地发现 D 模的强度比 D' 的强得多,这是因为 D 模的电声子耦合比 D' 大得 多<sup>[22]</sup>. 然而, D 模在本征石墨烯中不能被观察到主 要是因为在完美晶体中一阶拉曼声子的散射过程 只有布里渊区中心  $\Gamma$  点的声子 (波矢 q = 0) 即 G 模满足动量守恒. 如果样品中存在缺陷, 缺陷也可 参与到拉曼散射中,缺陷的散射是一个弹性散射过 程,它能为拉曼散射过程提供一定的动量.这时,材 料中光激发的电子可以先散射一个非布里渊区中 心的具有一定波矢的声子,然后缺陷将此电子弹性 散射回来,并与激发的空穴相复合.由于石墨烯是 线性能带结构,此声子散射过程满足双共振散射条 件,因此散射强度得到很大的增强<sup>9</sup>.当石墨烯等 石墨材料存在很多缺陷时, D 模的双共振过程使得 其强度可能比布里渊区中心 G 模的强度还强<sup>[16]</sup>. 从图中可以明显地观测到 D 模强度比 G 模的强地 多,这反过来也说明了样品中存在许多缺陷.

在二阶拉曼峰中,在离子注入前后都观测到 了在~2630 cm<sup>-1</sup>强度很强的峰和~2460 cm<sup>-1</sup>, ~3230 cm<sup>-1</sup>较弱的峰.这些峰在很多文献中已 经有报道,并分别被指认为 2D 模, D+D"和 2D′ 模<sup>[16]</sup>.在离子注入后的单层石墨烯中,在 2800— 3000 cm<sup>-1</sup>左右我们还发现了一宽峰,它曾经被指 认为单纯的 D+G 模或 D+D′模<sup>[14,16]</sup>,若按曾经的指 认为是单纯的 D+G 模或 D+D′模,则根据理论计 算<sup>[27]</sup>,这个峰应位于 2890.9 cm<sup>-1</sup>或 2924.6 cm<sup>-1</sup> 左右.但是,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个拉曼峰是位于 D+G和 D+D′两峰理论位置的中心,~2908.9 cm<sup>-1</sup>, 而且具有很宽的宽度.因此,以前所有单纯的 D+G 或 D+D′峰的解释都不足以解释其峰位和较大的 半宽. 所以,指认这个峰为 D+G 和 D+D' 模的组 合,如图2中右下角的插图所示.在较低频率范 围 1745—2020 cm<sup>-1</sup>内,发现了两个强度很弱的峰 ~ 1805 cm<sup>-1</sup> 和 ~ 1910 cm<sup>-1</sup>. 在石墨晶须中也观 察到了类似的拉曼峰 [16], 因此将这两拉曼峰分别 指认为 L1+D' 和 L2+D' 峰, 其中 L1 和 L2 分别为布 里渊区中心附近 LA 和 TA 声子的双共振拉曼散射 过程激活的拉曼峰. 尽管在本实验中, 我们没有直 接观察到 L1 和 L2 峰, 但参考石墨晶须中 L1 和 L2 模的峰位 (228 cm<sup>-1</sup> 和 355 cm<sup>-1</sup>)<sup>[16]</sup>. 通过理论计 算<sup>[27]</sup>, L<sub>1</sub> 和 L<sub>2</sub> 模与 D' 合频模的频率比它们与 D' 模频率之和分别低 13 和 22 cm<sup>-1</sup>, 对应于 1831<sup>-1</sup> 和 1949<sup>-1</sup> cm<sup>-1</sup>. 这两数值比实验观察到得数值略 大,说明石墨烯中的声学声子色散曲线和石墨晶须 相比略有差别.由于L1,L2和D′模都属于谷内的双 共振拉曼散射过程激活的声子,只要两基频模的波 矢大小相等且方向相反, 其合频模 L1+D' 和 L2+D' 就能满足拉曼选择定则,因此在离子注入前后这两 个合频模都能观测到<sup>[23]</sup>.离子注入前后单层石墨 烯的拉曼光谱都观测到了大约位于 4210 cm<sup>-1</sup> 的 拉曼峰,这是一个三阶拉曼峰,即 2D+G.因为这个 峰满足了拉曼选择定则,所以即使不存在缺陷,也 可以在本征石墨烯中观测到.



图 2 单层石墨烯离子注入前后的拉曼光谱,激发光波长为 632.8 nm.两幅插图分别为缺陷单层石墨烯的 D 峰,(上插图)和 D+G和D+D′模的组合峰(下插图)

单层石墨烯的拉曼光谱在离子注入后有显著 的变化,在这基础上,同样也研究了双层石墨烯离 子注入后的拉曼光谱.图3给出了双层石墨烯在离 子注入前后的拉曼光谱对比图.由于多层石墨烯中 各层石墨烯间的相互作用力非常弱,为范德瓦尔斯 力相互作用,因此双层和单层石墨烯的层内拉曼模 式非常类似. 据此, 可以对在双层石墨烯中观察到 的与单层石墨烯类似的拉曼模给出相应的指认,如 图 3 所示. 石墨烯中除了来自布里渊区中心的 G 模 外,其他拉曼模都来自于布里渊区非中心的声子模 式,这些模式之所以能被双共振拉曼散射机理激活 从而探测到是由于材料独特的电子能带结构决定 的<sup>[23]</sup>.由于单层石墨烯具有线性电子能带结构,其 2D 模只需要一个洛伦兹峰拟合就行,但是双层石 墨烯的电子能带结构包括类抛物线的两个导带和 两个价带,这时其 2D 声子存在 4 个不同的双共振 拉曼散射过程,在同一个激发光能量下分别选择了 四个不同波矢的 2D 模声子,因此这时双层石墨烯 的 2D 模需要四个洛伦兹峰来拟合<sup>[9,13]</sup>. 对于基频 模,相应的4个过程则会选择出8个D模声子,但 根据石墨晶须的研究结果<sup>[16]</sup>,这8个D模声子中 有一半的声子拉曼强度较弱,因此,在双层石墨烯 的 D 模也可以用四个洛伦兹峰来拟合. 图 3 中的两 个插图分别给出了用四个洛伦兹峰分别拟合 D 峰 和 2D 峰的情况,其中各拟合洛伦兹峰的相对强度 不同,但半宽都一样.



图 3 双层石墨烯离子注入前后的拉曼光谱,激发光波长为 632.8 nm. 两幅插图分别为双层石墨烯离子注入后的 D 峰,(上插图)和 2D 峰(下插图)

图 4 给出了不同激发光波长激发的单层和双 层石墨烯的拉曼光谱图.图中的各个峰都在图 2 和 图 3 中指认过,因此在此并未把所有拉曼峰的指认 标出.并且以 G 模强度对各个激发下的拉曼光谱进 行标准化.理论上,无论激发光波长怎么改变,G 模 频率始终不变,因为其波矢为 0,是来自于布里渊区 中心 (Γ 点) *E*<sub>2g</sub> 声子.然而在实际观测中有微小的 波动,单层和双层石墨烯中 G 模的激发光能量色散 关系分别为 ~ -3.2 cm<sup>-1</sup>/eV 和 ~ -2.8 cm<sup>-1</sup>/eV, 如表 1 中所示.这是因为随着层数的增加,因为掺 杂和衬底应力等效应,单层石墨烯和体石墨的G模 频率可能出现 2—3 cm<sup>-1</sup> 的区别. 其他许多拉曼模 式随激发光能量的改变而显著地改变.每个拉曼 峰随激发光的变化又是各不相同的. 表1总结了 633 nm 激光激发下单层和双层石墨烯中各个拉曼 模式的频率值以及各个拉曼峰的激发光能量色散 关系. 从表中可看出, D 模、2D 模和 2D+G 模有很 强的色散效应,其拉曼频率随激发光能量的增大而 增大.同时,D"模也有很强的色散效应,但和D模 的正好相反,其频率随激发光能量的减大而减小, 由于其相对强度太弱,在图4中其频率随激发光能 量的变化难以反映出来. 根据这些拉曼模频率的 大小和声子色散曲线, D 模和 D" 都是来自于石墨 烯布里渊区 K 点附近的声子, 都是沿着 K- $\Gamma$  方向, 但来自不同声子支,其中 D 模来自 TO 支, D" 模来 自 LA 支<sup>[16;28]</sup>. 由于缺陷的存在, 这些声子的谷间 (K-K') 双共振拉曼散射过程的动量守恒和能量守 恒定律得以满足. 石墨烯中 TO 光学和 LA 声学声 子支的色散曲线是相反的,这与我们在石墨晶须中 观察到 D 模和 D" 模频率相反的激发光能量依赖 关系相符合 [16], 表中的结果也同样印证了这一点. 位于 2450 cm<sup>-1</sup> 附近的拉曼模被指认为 D+D" 模, 与 D" 相似, 其频率随激发光能量的减大而减小, 其 色散关系数值~-25 cm<sup>-1</sup>/eV 基本上等于 D 模和 D″模相应数值之和从而进一步验证了该模的指认. D' 是来自于  $\Gamma$  点附近沿着  $\Gamma$ -M 方向的 LO 声子支, 该声子支的频率随波矢的改变很小,因此其色散效 应相对较弱,这在体石墨、碳纳米管和石墨晶须中 已经观察到<sup>[14-16]</sup>.

对于二阶和三阶模 (2D+G) 而言, 它们的激发 光能量色散关系几乎为相应一阶模的激发光能量 色散关系之和, 其中 2D 模尤为显著. 这个结果与我 们在石墨晶须中观察到高阶模的激发光能量依赖 关系相符合<sup>[16]</sup>. 同时, 从表中能很明显地发现, 单 层和双层石墨烯间相应拉曼模式的频率值和激发 光能量色散关系相差不大, 除了 D 模和 2D 模. 原 因在于多层石墨烯中各层石墨烯间的相互作用力 为范德瓦尔斯力, 作用力非常弱, 因此双层和单层 石墨烯的层内拉曼模式非常类似. 然而, 由于双层 石墨烯和单层石墨烯的电子能带结构不同<sup>[9]</sup>, 而双 层石墨烯 2D 模的四个拟合峰分别来自于其布里渊 区 *K* 点附近沿着 *K*-Γ 方向的 TO 声学支声子与不 同能带间所组合发生的双共振拉曼色散, 因此有不 同的 2D 峰.





图 4 缺陷单层和双层石墨烯在 4 个激发波长下的拉曼光谱 (激发光波长为 532 nm, 568 nm, 633 nm, 676 nm)

	$\omega_{\rm lL}/{ m cm}^{-1}$	$\partial \omega_{lL} / \partial \epsilon_L / (cm^{-1}/eV)$	$\omega_{2L}/\mathrm{cm}^{-1}$	$\partial \omega_{2L} / \partial \epsilon_L / (cm^{-1}/eV)$	
D″	1142.2	-74.8	1136.6	-73.7	
	1317.6	47.4	1301.2	59.3	
D	1325.7	44.9	1322.5	45.0	
			1329.1	44.5	
			1340.7	42.2	
G	1580.7	-3.2	1580.4	-2.8	
D′	1616.6	8.9	1617.9	9.0	
D+D"	2458.4	-24.9	2461.1	-23.0	
	2633.2	98.2	2597.1	118.6	
2D			2640.7	91.7	
			2658.4	88.9	
			2676.5	83.4	
2D'	3232.1	20.1	3235.3	19.5	
2D+G	4211.3	107.5	4231.9	104.9	

表 1	离子注入后单层(	1L) 和双层 (2L)	) 石墨烯在 633 nm 邊	发光下的各个	、峰频和在实验上 (ex)	;) 得到的各个模式的	激发光能量色散关系
-----	----------	--------------	-----------------	--------	---------------	-------------	-----------

## 4 结 论

我们用 633nm 的激发光探测了单层和双层石 墨烯离子注入前后的拉曼光谱,并对其一阶和二阶 拉曼峰进行了指认. 在本征石墨烯中不仅观测到了 类似于石墨晶须的强度很弱的 L<sub>1</sub>+D' 和 L<sub>2</sub>+D' 峰, 还在缺陷石墨烯中观测到了一个宽峰,被指认为 D+G和D+D'的组合峰.同时,用四个波长的激发 光探测了离子注入后的单层和双层石墨烯的拉曼 光谱,给出了各个拉曼峰的频率随激发光能量的变 化,并对其进行了详细地讨论.

- [2] Lu H Y, Wang Q H 2008 Chin. Phys. Lett. 25 3746
- [4] Zhang Y B, Tan Y W, Stormer H L, Kim P 2005 Nature (London) 438

Novoselov K S, Geim A K, Morozov S V, Jiang D, Zhang Y, Dubonos S V, Grigorieva I V, Firsov A A 2004 *Science* 306 666

<sup>[3]</sup> Hu S J, Du Wei, Zhang G P, Gao M, Lu Z Y, Wang X Q 2012 Chin. Phys. Lett. 29 057201

201

- [5] Stoller M D, Park S J, Zhu Y W, An J H, Ruoff R S 2008 Nano Lett. 8 3498
- [6] Xu YH, Guo Y C, Wu Y Q, Xu R M, Yan B 2012 Acta Phys. Sin. 61 010701 (in Chinese) [徐跃杭, 国云川, 吴韵秋, 徐锐敏, 延波 2012 物 理学报 61 010701]
- [7] Bunch J S, Yaish Y, Brink M, Bolotin K, McEuen P L 2005 Nano Lett. 5 287
- [8] Tan P H, Han W P, Zhao W J, Wu Z H, Chang K, Wang H, Wang Y F, Bonini N, Marzari N, Pugno N, Savini G, Lombardo A, Ferrari A C 2012 *Nat. Mater.* 11 294
- [9] Ferrari A C, Meyer J C, Scardaci V, Casiraghi C, Lazzeri M, Mauri F, Piscanec S, Jiang D, Novoselov K S, Roth S, Geim A K 2006 *Phys. Rev. Lett.* 97 187401
- [10] Zhao W J, Tan P H, Liu J, Ferrari A C 2011 J. Am. Chem. Soc. 133 5941
- [11] Kang C Y, Tang J, Li L M, Yan W S, Xu P S, Wei S Q 2012 Acta Phys. Sin. 61 037302 (in Chinese) [康朝阳, 唐军, 李利民, 闫文盛, 徐彭寿, 韦世强 2012 物理学报 61 037302]
- [12] Wang Y Y, Ni Z H, Shen Z X, Wang H M, Wu Y H 2008 Appl. Phys. Lett. 92 043121
- [13] Zhao W J, Tan P H, Zhang J, Liu J A 2010 Phys. Rev. B 82 245423
- [14] Tan P H, Deng Y M, Zhao Q 1998 Phys. Rev. B 58 5453
- [15] Tan P H, Deng Y M, Zhao Q, Cheng W C 1999 Appl. Phys. Lett. 74

1818

- [16] Tan P H, Hu C Y, Dong J, Shen W C, Zhang B F 2001 Phys. Rev. B 64 214301
- [17] Casiraghi C, Hartschuh A, Qian H, Piscanec S, Georgi C, Fasoli A, Novoselov K S, Basko D M, Ferrari A C 2009 Nano Lett. 9 1433
- [18] Jorio A, Lucchese M M, Stavale F, Ferreira E H M, Moutinho M V O, Capaz R B, Achete C A 2010 J. Phys-Condens. Mat. 22 334204
- [19] Thomsen C, Reich S 2000 Phys. Rev. Lett. 85 5214
- [20] Saito R, Jorio A, Souza A G, Dresselhaus G, Dresselhaus M S, Pimenta M A 2002 Phys. Rev. Lett. 88 027401
- [21] Chen D M 2010 Acta Phys. Sin. 59 6399 (in Chinese) [陈东猛 2010 物理学报 59 6399]
- [22] Piscanec S, Lazzeri M, Mauri F, Ferrari A C, Robertson J 2004 Phys. Rev. Lett. 93 185503
- [23] Tan P H, An L, Liu L Q, Guo Z X, Czerw R, Carroll D L, Ajayan P M, Zhang N, Guo H L 2002 Phys. Rev. B 66 245410
- [24] Blake P, Hill E W, Neto A H C, Novoselov K S, Jiang D, Yang R, Booth T J, Geim A K 2007 Appl. Phys. Lett. 91 063124
- [25] Han W P, Shi Y M, Li X L, Luo S Q, Lu Y, Tan P H Acta Phys. Sin.
   62 110702 (in Chinese) [韩文鹏, 史衍猛, 李晓莉, 罗师强, 鲁妍, 谭 平恒 物理学报 62 110702]
- [26] Xu Y H, Jia Y L, Zhou J, Dong J M 2010 Chin. Phys. Lett. 27 057303
- [27] Tan P H, Hu C Y, Dong J, Shen W C 2007 Physica E 37 93
- [28] Venezuela P, Lazzeri M, Mauri F 2011 Phys. Rev. B 84 035433

## Raman spectra of monoand bi-layer graphenes with ion-induced defects-and its dispersive frequency on the excitation energy\*

 $\begin{array}{cccc} \text{Li Qiao-Qiao}^{1)} & \text{Han Wen-Peng}^{1)} & \text{Zhao Wei-Jie}^{1)} & \text{Lu Yan}^{1)} & \text{Zhang Xin}^{1)} \\ & \text{Tan Ping-Heng}^{1)\dagger} & \text{Feng Zhi-Hong}^{2)} & \text{Li Jia}^{2)} \end{array}$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uperlattices and Microstructures, Institute of Semiconductor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3, China)

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ASIC Lab., Hebei Semiconductor Research Institute, Shijiazhuang 050051, China)

(Received 28 February 2013; revised manuscript received 18 March 2013)

#### Abstract

Raman spectroscopy has become a key way for characterizing and studying disorder in graphene, due to its nondestructive, rapid and sensitive technique. In this paper, ion implantation is used to produce the structural defects in single-layer graphene (SLG) and bi-layer graphene (BLG). The first- and second-order modes of ion-implanted SLG and BLG and their physical origins were studied by Raman spectroscopy. The dependence of dispersive frequency of first- and second-order modes in SLG and BLG on the excitation energy was discussed in detail.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m 2450 \text{ cm}^{-1}$  peak is the combination mode of the D mode at  $\sim 1350 \text{ cm}^{-1}$  and the D" mode at  $\sim 1150 \text{ cm}^{-1}$ .

Keywords: graphene, defect, Raman spectroscopy, laser-energy dispersion

PACS: 78.30.-j, 68.55.Ln, 68.65.Pq, 73.22.Pr

DOI: 10.7498/aps.62.137801

<sup>\*</sup> Project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Basic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a (Grant No. G2009CB929301), and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Grant Nos. 11225421, 10934007).

<sup>†</sup>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phtan@semi.ac.cn